

劍底游龍

(F)



前 言

《剑底游龙》

丛林。夕阳。一对青年男女被一群恶徒追杀，侥幸逃生……。几年后，绝代风华的男青年黄小龙——“游龙子”脱颖而出，练就一身绝技，为报十几年前一段宿仇，与武林里道“琴怪，棋怪、书怪、画怪”四怪展开一场血腥搏斗，于是引来一场空前绝后的武林盖世豪杰的大会战。恩怨情仇叠起，情节错综纠葛，读来爱不释手。

本书系卧龙生君武侠系列小说之一。该君风格超俗，文笔飘逸。忽而着笔含蓄朦胧的优美意境，忽而热衷莫测高深的奇招异式，妙趣。

目 录

- 第四十四章 阴谋何毒，百密一疏，仍中诡计
临死奋战，大节凛然，斯乃英雄
..... 1
- 第四十五章 星月朦胧 群豪惨遭屠杀
故人依稀 毒叟慨赠解药
..... 10
- 第四十六章 长耳酒仙 为缘耳长肇祸
黑水魔尊 端的心黑手辣
..... 20
- 第四十七章 剑气如虹 方惊犊乳斗虎
阳台梦觉 堪叹母子乱伦
..... 30
- 第四十八章 三仙出绝谷 活神仙方傅惊语
一招惊老魔 游龙子大展雄风
..... 39
- 第四十九章 爱侣庆重逢 燕姑娘喜出望外
群侠解剧毒 九大派死里逃生
..... 48
- 第五十章 荒谷惊艳 邂逅胭脂母虎
黑狱设阱 网罗宇内四奇
..... 63

- 第五十一章 一念之非 琴侠险中美人计
数语不合 大水冲倒龙王庙
..... 67
- 第五十二章 三巧化容 如入无人之境
故技重施 难坏一代英方
..... 77
- 第五十三章 阴沟翻船 慧婢识破奇谋
煞星照命 谷主惨遇官刑
..... 86
- 第五十四章 以假乱真 游龙子智救毒叟
将真作假 哈红药枉囚黑狱
..... 95
- 第五十五章 蛾眉见嫉 千寻削壁遭玉碎
巾帼献策 万丈结绳觅残骸
..... 105
- 第五十六章 情窦初开 邝飞燕人小鬼大
危机一发 金姑娘力竭智穷
..... 117
- 第五十七章 战云密布崖头 危如垒卵
血龙窜入裙底 命也何如
..... 123

- 第五十八章 黑狱空无一人 群魔还遁
壮士跋涉千里 彼妹未归
..... 132
- 第五十九章 侠客诬作刺客 阴谋再起
壮士死犹悲壮 威武不屈
..... 141
- 第六十章 游龙复现 霹雳掌欣逢旧雨
阎婆垂危 总督府再传噩耗
..... 150
- 第六十一章 问天下滔滔 谁是小子对手
看鹤翎片片 确定又见侠徒
..... 159
- 第六十二章 雪洗沉冤 应事先搜集铁证
掘发奸宄 惟用计转移目标
..... 168
- 第六十三章 一路追踪 斑头儿迭遭戏弄
三杯下肚 长耳仙误中诡谋
..... 176
- 第六十四章 逞强出手 宇内四霸路过强者
覩物惊变 少年侠士巧获线索
..... 184

- 第六十五章 为救酒仙 侯氏父女脱离牢狱
再入督府 悟缘神尼险些失陷
..... 193
- 第六十六章 宇内四霸 北运河受尽戏侮
游龙大侠 复道内惊闻叛变
..... 202
- 第六十七章 被送东床 史锦沦有苦难宣
代入洞房 黑水魔食髓知味
..... 210
- 第六十八章 为救酒仙 受尽了风流小劫
测验神功 竟不惜穴道被点
..... 219
- 第六十九章 使反间 四霸离督府
运奇谋 皇后揭阴谋
..... 227
- 第七十章 露叛迹 乾清宫遭困
擒贼首 武丕显正法
..... 236
- 第七十一章 封侠王 一龙娶三凤
惊奇变 诸邪下战书
..... 244

第七十二章	观奇功 邝飞燕拜师 遇罗刹 花公子授首	252
第七十三章	灭魂谷 群侠践死约 白石堡 诸邪悲瓦解	261
第七十四章	哈红药 娇羞温旧梦 黄夫人 览胜遇奇袭	268
第七十五章	降四霸 碧玉剑展威 离尼庵 小妮子用计	278
第七十六章	大英雄 栽在小姐手 落陷阱 方识真面目	286
第七十七章	四侠女 被诱入绝谷 妙峰山 神尼遭毒手	295
第七十八章	半仙尼殒命 双仙再入江湖	304
第七十九章	众女侠脱困 飞燕受惊遁走	313

第八十章 古刹欲为僧 夜半巧遇小凤	321
第八十一章 骗局拆穿 游龙子仗剑西行	330
第八十二章 诡谋屡逞 邝飞燕为虎作伥	338
第八十三章 邪宫受困 侠义道甘堕覆辙	347
第八十四章 现身诱敌 黑水魔尊荒岭伏尸	356
第八十五章 血龙扬威 铁翎神鹰惨遭铍羽	364
第八十六章 凯旋归来 侠王艳福金屋多娇	372

第四十四章 阴谋何毒，百密一疏，仍中诡计 临死奋战，大节凛然，斯乃英雄

武林群豪见此丰盛的筵席，莫不直咽唾沫，耐性禅师轻咳一声，如珠玉掷地，群豪赶紧收敛起那副馋相，只听他朗声宣佛说道：“老衲与天下豪杰，奉召不远千里前来贵谷，在谷主未将姓名宣布，以及传出‘追魂黑心令符’之真正动机告诉我等之前，即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箫笙，欠难举箸。”

群豪中登时有人响应道：“总领队之言甚是，吾等此来，岂是为了贪图口腹。”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入鬓长眉双挑，嘿嘿冷笑一声说道：“本谷主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知我名号之人，惟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天籁真人忍不住问道：“请问那两条路？”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道：“一是归顺黑狱之宫，一是举掌自行击破天庭自戕！”

这两句话说得何等狂妄，竟没有将天下群豪，放在眼下。

崆峒三剑中的人环剑客褚霸，最是暴躁，闻言虎喝一声道：“娃娃，老夫成名时，尔不知还在那里，乳臭未干，便这般夜郎自大……”

他还没有说完，只闻少年背后的红纱覆面妇人之一娇叱一声，说道：“狂徒，尔敢对谷主无礼！”

说话中，举起那双莹白如玉的手掌，霍地拍出，人环剑客褚霸，怎知祸临眉睫，只感一阵春风拂面，立时面如玫瑰，双眸射火，周身一阵抽搐，萎仆在地。

天环剑客褚威急忙俯首一探鼻息，只觉人环剑客褚霸，业已气绝死去。

手足情深，天环剑客顿时喷出一口鲜血，地丧剑客褚勇，尚还不知乃弟死去，问道：“大哥，三弟怎样了？”

“怎样？老二不要放过那出手的妖妇，因为三弟已遭毒手死去了！”

此言一出，群豪心中凛骇不已！

天环地环双剑，陡然拔出长剑，便要拼命。

青风帮主纯毒阳姚震天，迅即出声劝止，并道：“好一个白衫咆哮夫人焦娇，居然投效了黑狱之宫，哈教主为何不现身迎见故友？”

群豪始悟人环剑客褚霸，乃是丧命在咆哮夫人焦娇“六欲煞丝”之下。

就在这时，十二个黑衣人中，一个身材魁梧老叟越众而出，并伸手摘去面幕，说道：“姚兄，指名呼唤老朽，不知是否有意托我在谷主面前先

容，允许你投降‘黑狱之宫’？”

青风帮主毒纯阳抚着五柳长须，哈哈笑道：“哈兄何以堂堂教主不干，却奴颜事人，实令小弟大为不解。”

岂止他一人诧异，就是天下群豪亦莫不讶然！

要知白衫教掘起江湖，势力之雄厚，一时无两，如今，竟甘心在“黑狱宫”中，充当一名使者，其内情决不简单，那么，举此类推，其余十一名使者，地位成就，当不在白衫教主哈蓝壁之下。

群豪至此方知黑狱之宫，才是真正的卧虎藏龙之地。

哈蓝壁面色一红，偷眼一觑老伴咆哮夫人焦娇，心中暗然一叹，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要知黑水魔尊彭前辈，举手投足，已达致人于死的境界，即使残缺的苍穹三仙，仍然出世，亦必遭遇败亡的命运，姚兄，你我过去曾经一度联盟对付游龙子黄小龙，现在，何不同时效命黑狱之宫，将来一统武林，咱们那时便是功臣，开宗立派，自是不成问题，不知意下如何？”

他竟公然作起说客来了！

青风帮主毒纯阳心中一动，但他怎能在群豪面前说出坍台的话来，哈哈笑道：“哈兄盛情，小弟心领，最好共存共荣，互不侵犯。”

书怪南子等他说完，便道：“姚兄，这种变节之人，相谈何益，倒是咆哮夫人焦娇，竟尔任意杀我部众，老朽不才，倒要领教一二。”

言罢，嗖的一声，掣出钢笔铁书，霍地一掀一抖，七十二张铁叶，闪起漫空白光，挟着异啸之声，快逾电光石火，象一群墨色蝴蝶，缤纷飞舞，朝着咆哮夫人焦娇面前涌去。

这一招“落英缤纷”，正是书怪南子成名秘技之一，威势自非寻常。

咆哮夫人焦娇，虽是练有旁门邪功，也搪阻不住，玉容倏变。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猛地舌绽春雷，喝道：“住手，这黑狱宫中，岂是尔等撒野之地。”

地字一落，单袖轻挥，说也奇怪，书怪南子用真力控制的铁书七十二页，竟然停止空中，好似被一种无形的钢墙隔离着。

群豪又低低发出一声惊叫道：“‘先天玄青罡气！’”

耐性禅师没有想到这玄巾黑纱罩面少年，果真获得老魔真传，而且竟具八成功力。不由大骇，向着书怪南子道：“施主且先将铁页奇书收回，让老衲与谷主，再交谈数语。”

书怪南子，知道老禅师再恐自己斗下去，必然吃亏，是以出语示意阻止，不禁心存感激，双臂一招，立时将七十二枚铁页，悉数收回。

他虽是收回，仍觉一股弹力反震，几乎把持不住。

只闻殿堂之上，飘起一缕森森冷笑，说道：“这遭看在老禅师面上，权

且放过。”

书怪南子，为之凛惧不已。

耐性禅师合什说道：“谷主先前仅说出尊名不肯告人之规定，老衲此时想来，那是一件不足重要之事，既然吝不赐告，也就算了！”他语此歇了一歇，接着又道：“不过，谷主仍请道出相邀吾辈前来黑狱谷真正意图，不要使得咱们敌友难辨，岂非大错特错！”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朗朗说道：“家师之意，天下武林门派太多，纷纭杂沓，标奇立异，为了发扬武学，使天下武术融于一炉，不再有门户之分，黑白之别，创立‘黑狱神魔大教’，举凡九大门派之掌门，一律授以副教主之职，接受‘黑狱之宫’节制，两帮一教，以及无门无派杰出之士，援例纳为黑狱使者，共享令名以财富声色。

总之，与我为友者，不但保障其安全，而且供给物质享受，巩固其地位，否则，嘿嘿！他那一门一派之武功，便将迅即自他身上失传，并株连其三亲六族，使之全皆伏尸荒野。”

他娓娓而谈，好象在演说一般，根本不知道那是一件极其残酷之事。

可是一人群豪之耳，宛如一股寒流，掠过全身，机伶伶打着冷战。

如果这话是出诸于另一人之口，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而一笑置之。

因为，这说话之人，乃是黑狱谷主，那杀人不皱眉的盖世魔尊彭岑高足，这份量又自不同。

群豪各自想着心事，一部份胆小怕事之徒，心中极象一具钟摆在摇摇晃晃。

至于真正的豪侠之士，心中却在打算：“即使自己死了！也要为武林尽最后一份力，流最后一滴血！”

黑狱之宫，立时罩上了一层阴云，谁都俯首沉思，默默无言，显得异常沉寂。

酒肉的芬芳，又开始在空气中荡漾着，诱惑着每一个饥饿人的肠胃。
暮地——

从少林耐性禅师口里飘出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一声佛号，又把群豪唤回了现实。

只听他庄严地说道：“谷主大志可嘉，惟有择手段太过份了些，数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大智大慧之人，在沉潜于武学，即使有一得的贡献，他们也不敢存有诛除异己之心。

何况武学浩如烟海，真正武功修为到了极致，与天地参，与宇宙化，万物无所不容，又那会有这种争强斗胜之心，和用别人的鲜血，使之就范。

更何况以力服人，终非心服，老衲第一个不敢苟同！”

他这一提出异议，群豪谁也不愿后人，就连青风帮主毒纯阳姚震天，亦狂吼着大加反对。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冷峻地说道：“你们当真想清楚了么？”

“这还用想吗？”

“老子们早就想过了！”

群豪中有的竟吐出粗鲁的语言。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微微一怔，他究竟不了解人类的弱点，殊不知在场群众，起码有半数是不愿暴露出自己内心丑恶卑劣的秘密。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还只当天下群豪，真的完全反对对自己。那掩藏在黑纱后面的一双鹰目，顿时泛露出一片杀机，冰冷地道：“你们以为不愿妥协，不食本宫预备中的酒肉，就无事么？”

要是真的这样，咱们岂不白费心血。

现在实话一句，你们均已中了本谷主所伏巨毒，如无黑狱之宫特制解药，七日之内，必然全身发黑，七孔流血而死。”

天籁真人甚是不解，心忖：“但已与天下群豪，并未饮用谷中任何物品，何来中毒之事。”

便不禁哈哈笑道：“谷主恁何断定咱们俱已中毒？”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缓缓说道：“诸位如不相信，不妨暗运真力，通向‘关元’一试！”

天籁真人以及群豪，闻言将体内真气，运行一周，果然觉得不若平时流畅，全皆顿时失色，却不知毒自何来？

耐性禅师觉得还是先行离开这黑狱之宫为是，免得留此徒自取辱。于是沉声说道：“想不到谷主用心如此阴毒，老衲对阁下人格深表遗憾！请从此辞。”

、 诮料玄巾黑纱罩面少年，非但不怒，反而发出了一声鸟鸣似的呵呵得意大笑，道：“嘿嘿，本谷主要非天生心毒手辣，‘五回岭’下，家师岂肯收我为徒，老和尚你未免念经找错了菩萨！”

耐性禅师低喧一声佛号，向天下群豪道：“这黑狱之宫，实非善地，诸位既是与老衲同来，此时也该离去，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言罢，立命后队作前队，朝宫门外涌去。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冷冷说道：“诸位既是要走，本谷主决不留难，因为，凡中是了本宫‘天茶花’之香毒，无人能救！”

书怪南子冷哼一声道：“这话未必见得，要知天下用毒，莫过于苗疆无肢毒叟，咱们只要能够专程赶往，还怕解不了毒么？”

群豪一听，当真觉得此言有理，轰然一声说道：“对！咱们这就快走，要是有人前来阻挡，反正咱们活不成了，干脆一拼！”

言时，群豪莫不怒发冲冠，流露出一脸凄厉之容。

瑞巴丹与葛尔穆德，以及其他黑狱使者，俱感微微一震，慌了手脚。

要知一人舍死，万夫莫敌，黑狱之宫虽是高手甚众，但如真要与天下群豪一搏，也不免两败俱伤。

是以宫中第二高手碧眼活佛，也暗地潜运功力，以防突变。

只有玄巾黑纱罩面少年，仍然无动于衷，朗朗说道：“你们以为去到苗疆，便可有一线生机么，告诉你们那全是妄想。”

耐性禅师欺霜慈眉一剔，说道：“从大巴山到苗疆的‘雾封谷’，不过三千余里，七日时间，在老衲来说，足有余裕，即使较轻功次一点的，咱们山下留有马匹，也阻遏不了行程！”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道：“不到黄河心不死，本谷主先给你们介绍一人，那时你们便知此路不通！”

通字一落，袍袖轻挥，只见从殿后角门，轧轧地推出一辆轮椅，椅上坐着一个面容苍白，四肢俱无的老人，漠然地注视着殿中群豪。

他不就是苗疆‘雾封谷’无肢毒叟么？”怎会在黑狱之宫出现呢？”

不错，他就是苗疆‘雾封谷’无肢叟股介。因为平生沉浸于天下的巨毒，结果不慎，为毒物所伤，只自得残肢体。结果，各种毒药，虽已研制成功，却已四肢不保。

此人武功虽是平常，但对毒药的知识，尤推独步，是以无肢毒叟之名，不脛而走。

想不到黑狱谷主，竟然棋高一步，早将这伙人俘来宫中，断绝了群豪求生之路。这一手，果然毒辣到了极点。

人到了生死绝望的阶段，品格的高低，才能真正显出来。

斯时，青风帮主毒纯阳姚震天与他率领下的阴阳三怪邓归农，朱简七，立即举手投降。

接着投降的，有崆峒掌门人铁飞豹端木凯，峨嵋上清宫青木道长，少林法渊法海法空三长老，青城三杰，武当双雄，以及华山一龙一凤等十余位各派高手。

少林耐性禅师一见情形突变，知道多延迟一分时间，则局势便将增多一分恶劣，低喝道：“诸位还不赶快离此，更待何时？”

他已无法去责备那些投降之人，因为老和尚心性忠厚、慈悲，总以为他们仅是为了贪生苟活而已！

群豪悲啸一声，纷纷从门窗内，飘飞出去。

检点人数，又有十余人留在宫内。

天籁真人道：“大师，咱们惟一中毒的机会，贫道想起来了，定是谷口那一阵奇异的花香。”

耐性禅师黯然说道：“这‘黑狱谷’中之人，个个阴狠绝伦，老衲一片慈悲之心，竟尔白废，咱们还是先行出谷，再设法解除各位所中‘天茶花’毒素吧！”

群豪应了一声，正展开轻功，朝谷口奔去。

蓦地—

道旁闪出十二个黑宫使者，十二个红纱宫婢，簇拥着玄巾黑纱罩面少年率领下的碧眼活佛师徒，以及咆哮夫人焦娇等一行人，拦住去路，朗声说道：“各位当真拒绝合作，而不要命了么？”

书怪南子一声大喝道：“住嘴！咱们此后与黑狱之宫，誓不两立。”

他因好友青风帮主毒纯阳姚震天投降，悲愤之极，是以火药味特别重！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厉声叱道：“书怪，别以为你名列宇内四奇，便敢如此在本谷主面前狂妄。

要知，以你目前身份，还不配作答！”

他说到这里，面向少林掌门道：“大师仍佛门高僧，对个人之死，诚不足惜，但大师竟置诸位生死不顾，宁非别具用心！”

耐性禅师虽有耐性，闻言亦不禁愠声说道：“谷主，你不怕信口开河，死后坠入拔舌地狱！反正老衲行事，一生光明磊落，谷主何不说出老衲何事别具用心。”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嘿嘿一笑，说道：“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么？贵派僧众，何止千人，即使大师连同十八阿蓝尊者，全军覆没，对少林来说，并不能动摇其根本，而其他名派则不然，一旦死去，便将后继无人。这不是存有私心么？”

耐性禅师做梦都没想到黑狱谷主竟会说出这种无聊的话来，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归天。

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种幼稚无聊的话语，居然有人相信纷纷提出指摘。

于是又有半数的人，藉口留下，原来这些人把生死，名誉，两者均颇重视，一时委决不下，最后还是觉得生有可恋，才做出这种可悲，可鄙的事来。

耐性禅师，这位佛门有道高僧，想不到人性的丑恶，一到生死边缘，便暴露无遗。

而这些人中，有的是他素所器重的后起之秀，有的亦是方外之交，不由悲、痛攻心，喷出一口鲜血！

天籁真人道：“大禅师，你这是何苦？……”

就有这时，玄巾黑纱罩面少年朗声笑道：“老和尚，偏有那些做作，难

道这样便能博得别人的同情么？”

他竟是毫不放松，步步紧逼。

丐帮帮主小铜神青竹杖一抖，骂道：“这是人说的话么？看来旁门左道，始终是魑魅魍魉。”

他语此微顿，面向耐性禅师说道：“大师，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指摘于你，穷家帮尚明邪正是非，仍然对大师信仰，始终如一，走吧！”

小铜神人本憨直，声如洪钟，这一慷慨陈词，群豪莫不义愤填膺，同仇敌愾！高呼道：“咱们跟丐帮一样，决不对大师为人有所惑疑！”

耐性禅师又是一阵激动，心说：“天地间，毕竟还有正气。”可是，当他发现群豪，已丧失过半，而敌人竟未动一刀、一剑，这份难过，就不用提了，立即吩咐十八阿蓝尊者，领先开路。

少林十八阿蓝尊者，为第二代弟子中杰出人材，乃属千中挑一。功力尤为深厚，各怀数种绝技，更擅于合击之术。花费耐性禅师不少心血，始灌溉而成。

十八位高头大马和尚，立时应声如雷，越众而出。数十斤重的镔铁禅杖，霍地一挥，顿时满天杖影，异啸不绝，威势端的惊人。

黑衣使者与红纱宫婢，虽都是成名怪杰；睹此威势，也不禁微微一怔。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下令道：“凡人黑狱谷者，不得留下一个活口。杀！杀！杀！杀！杀！杀！”

一连喊出了七个杀字。

大战序幕，于已展开，一片喊杀之声传达数里。

耐性禅师蓦地忆起一事，急向天籁真人耳语数句道：“快！别让谷外诸人人谷中毒！”

天籁真人知道事机已迫，身形一晃，便夺路朝谷口奔去。

行未及丈，一个黑衣人飘风般追上前，举剑疾刺，剑虹经天，一看便知是武林罕绝高手。

天籁真人左手拂尘一抖，使出一招“浮云掩月”，封住来势，右手剑横腰疾斩，用出了一式“慧剑断丝”。

黑衣使者被迫斜退三步。天籁真人那里有心恋战。迅即一鹤冲中，双臂一张，化作夜鸟投林，如飞逸去。

黑衣使者嘿嘿冷笑一声，跟踪进行。但他举步较迟，等到他进来谷口，天籁真人已将道旁两侧花草予以切断。并用长剑挑起泥土盖上。

这时，谷外的群豪，已闻得谷中隐隐传来喊杀之声，便要冒险进谷。

剑圣令狐楚劝止道：“耐性禅师，曾经嘱咐，如谷中未派人前来求授，决不可轻易入谷，以防敌人断截归路。”

路字才落，便闻谷口传来步履之声，跟着锵锵数响，显然谷口已起了搏斗。

群豪拥往一看，只见天籁真人与一黑衣使者两柄长剑打得惊心动魄。

剑圣狐楚长剑一颤，说道：“副总领队，谷中情况如何？”

天籁真人急道：“快闭住呼吸，将未盖好的花草，使用泥土盖上，带领群豪前往谷中驰援，咱们全皆中了‘天茶花’香之毒。”

剑圣令狐楚，闻言大惊，群豪中立即飞出数人，挥动兵刃，将花草深深掩盖，另有数人正欲前往，将黑衣使者解决，这厮狡猾无比，一见群豪冲入谷内时，迅即晃肩疾走。

剑圣令狐与天籁真人，双双一声清啸，朝谷中飞去。

天籁真人藉着凄迷的月色一望，只见群豪在黑衣使者及一群红纱宫婢围困之下，竟然冲不出来，不禁大骇：

两人足下一用力，象急弩一般射向斗场，说道：“诸位沉着应战，援军已到。”

两柄长剑，幻起漫天银虹，两位剑门高手，这一双剑齐出，立时冲开一个缺口，群豪迅即冲围而出。

群豪死伤叠累，血流成渠。

耐性禅师与书怪南子青莲禅师等人，莫不全身浴血。

剑圣令狐楚率领下的群豪立即协同断后，这支生力军，的确发挥了力量，且战且走，终于出得谷口。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忽接报告，得知谷口‘天茶花’毒草被毁，不禁大怒，说道：“好匹夫，竟敢毁我谷中设施。”

言讫，立即率同碧眼活佛师徒，咆哮夫人焦娇，红纱宫婢，黑狱使者，在后面跟着追杀。

群豪此时除第三大队实力仍存之外，第一第二两大队只胜下十余人，不是投降，便是伤亡。

这十余人复经苦战，虽属罕绝高手，却已真力不继，显然有些抵挡不住。

象这样斩杀尽绝之事，武林之中，尚不多见。

跟着群豪又有数人丧命。

这几人，一是崆峒派的地环剑客诸勇，一是丐帮中长老瘤腿穷神，一是少林阿蓝尊者第七第十八两位，还有昆仑门下的追云雁大侠伶元亮。

剑圣令狐楚与天籁真人双战碧眼活佛，耐性禅师，则以一支禅杖敌住咆哮夫人焦娇。

书怪南子铜笔一挥，与一个红纱掩面妇人打得难分难解，青莲禅师的对手，乃是昔年的白衫教主哈蓝璧。

这时燕云大侠公孙亦年率领子女公孙时，公孙凤，也加入了战斗，与他并肩而战的，还有怪书生候伦，以及侯丽珠姑娘。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陡的双睛一亮，哩哩笑道：“侯姑娘，你还认得本谷主吗？”

侯丽珠芳心顿吃一惊，这声音虽颇熟悉，但决不是心上人游龙子黄龙哥哥，不由诧异道：“阁下是？”

玄巾黑纱罩面少年，呵呵一笑，伸手怀中，摸出一条红色香巾一扬道：“我么，就是你赠巾之人。”

侯丽珠迅即想起高碑店之夜，自己与小龙哥在易水河畔，正在细谈衷曲之际，陡然间，闯来了葛尔穆德，瑞巴丹，及仙人剑史锦沧的一幕，虽是隔一年，她仍然记得，不禁惊呼道：“你是仙人剑史锦沧？”

“不错，那正是本谷主。”玄巾黑纱罩面之人，率性揭去黑纱，现出一个唇红齿白，鹰眉目浓的俊美阴鸷少年，向着侯丽珠姑娘，双目灼灼而视。

侯丽珠姑娘黛眉一挑，面色如冰，说道：“没有想到长春净游浮洲不老神仙弟子，竟尔投身黑水魔尊门下，毫不知耻！”

黑狱谷主史锦沧仰天大笑，道：“苍穷三仙，不过是盗名欺世之辈，本谷主爱投何人门下，谁奈我何？”

这种无情无义话，亏他还说得出口，可见他真是蛇蝎之心，衣冠禽兽，群豪虽在拼搏，听了也不禁大骂。

谁知他竟一点不在乎，脚下毫不挪动，便已移前数丈。

伸出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向侯丽珠姑娘攥去。口中轻佻地笑道：“你这一朵花儿，实在美妙，正好带回宫中去享用一番。”

眼见侯丽珠姑娘挡不了这绝世高手一招，行将遭擒被辱，忽闻一声低喝道：“小魔崽子，还不住手！”